GILLETTE:
BILLED AFTER DEATH

FERDINANDO FREGA



GILLETTE：死后寄来的账单

The Art of Attraction · 07

死亡从来没有成为过问题。对我这样的男人来说，唯一要操心的是地点的选择；如果给我这个机会，我当然会选最好的那一个：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的床。

在我看来，那是从我们现在的样子过渡到我们将来的样子的最佳交接点，而且我总打算带上一份嫁妆：快乐的应用程序。

哈哈哈哈哈哈

六次临床昏迷都试过了，都没有成功，每次宣布的预期寿命大致是四十八小时到最多三十天之间。可是做这些预测的，往往是医生——那些处方由公共医疗买单的医生，而且不只是他们：还有那位靠藏在给制药公司开的定向处方里的回扣，带着情妇去度假的医生——从来、从来都不是一位气象专家做出的真正预报。

每一次，病床旁边都躺着——准时得很，而且据我记忆总是同一口，同样的尺寸和颜色，同样的细节，没有透气孔，仿佛量身定做——一口贴着名牌的棺材：FERDINANDO FREGA。

没有人笑，但它总是待在那里，等着，而地狱的董事会在权衡：是让我留在人间，用gillettenarrative.com烦死所有人更划算，还是放我去那个没有电话也没有钱的地方——在那里，我说不定会创造出一套新的ALFHABETDEVIL，肯定也会把他们现行的格式搅得天翻地覆。

等到确定我要留在人间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殡仪馆的发票居然也寄到了，明细和费用项目里写着：

灵车停靠6次；

预订棺材；

双层外壳款，XXL尺寸；

八名抬棺人，工作三十小时；

保养及待命等候时间；

税费及增值税。

利息及价值重估。

合计：3,500欧元，须于发票日期起30日内银行转账支付。

我被这道魔咒迷住了，去核对收件人信息，以为是弄错了，结果看到的是我自己的信息，分毫不差。毫无疑问：死人得替活人付钱，而且这笔账无可争议。

可是没有人知道，我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人。出了医院，趁着空闲，也趁着在家漫长的等待，我特意给殡葬公司打了电话，冒充死者的儿子。花了些时间，一个笑话接一个笑话，赢得了女秘书的好感之后，我约她吃晚饭，她毫不费力就答应了。毕竟，我只是死者的儿子。

我要亲眼看看这件事，弄明白一个男人按定义被当成死人之后会发生什么——但我能活着把它讲出来。正是这一点让我着迷。

我去她家接她。她搽着浓烈甜腻的香水，那种说着“带我走吧，我是你的”的香水。她四十岁上下，算不上正当青春。

我比她大不少，但在我家，年龄从来都只是一种看法，而不是出生证明上的事实；再说，上床又不带身份证：身份证是结婚时去教堂用的。

晚饭后，我对那张死亡发票提出了异议——不是服务本身，那些是神圣的，无可争议，而是它们的质量和类型，既没有商量过，也没有人提出过：订单是自动发出的。可怜的她感到了这一刻的为难，只能给我打个折。可是打多少？

我不想显得咄咄逼人——毕竟，我是那个假定的死者——于是把钱的部分推到了改天，她也同意了。

到了付晚饭钱的时候，像变魔术一样，我发现自己没带钱包，而她又和气又体贴地说，她来付，没问题。那个数目我至今记得：169欧元。

出来以后，我把她送回家，向她道歉。我解释说，我把钱包连同所有证件都弄丢了，所以那天晚上，浪漫也只好留在失物招领处了。

她笑了，但没有多说。她点了点头，那种只有女人才会的点头。

大约一个小时以后，我发短信告诉她，钱包找到了，然后是那几行让她震惊的话：

你知道吗，我就是发票上的那个人。

我跟你说过我死了。

问题是，我还活着，而且还在让你们公司花钱。

那169欧元就是证据。

永远别相信一个不肯死的男人。

Ferdinando